

紀念
長征
勝利90周年

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
長征勝利90周年。

90年前，革命先烈們跨雪山過草地，不畏流血犧牲換來今日和平年代。九十載歲月長河奔騰而去，但銀幕之上，「長征」先烈們的身影卻從未走遠。每當光影閃爍，雪山草地、槍林彈雨間那一張張年輕的臉，仍能讓今天的觀眾熱淚盈眶、感恩緬懷。而這場以膠片為載體的光影「長征」，起點並不在攝影棚，而在那一代親歷雪山草地的文藝兵手中，他們把自己和戰友們用腳步丈量過的艱辛跋涉，用一張張膠片定格，把對國家的赤誠熱愛融入一幀幀鏡頭，讓後人們在每一次觀影中致敬先烈，讓90年前的那場偉大勝利歷久彌新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

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

圖：網上圖片

●電影《四渡》用年輕人的語言，講述了一場91年前紅軍的「絕地重生」。

跨越時代 長征電影的敘事革新

從1959年新中國第一部長征電影《萬水千山》問世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《大渡河》《四渡赤水》，再到1996年《長征》、2006年《我的長征》，直至2016年長征勝利80周年時《大會師》《太陽河》等集中湧現，再到2026年電影《四渡》，長征題材電影走過了一條從樸實寫實到技術升級、從宏大敘事到個體視角的迭代之路。

伴隨時代發展，長征主題電影的敘事視角也在不斷革新，銀幕逐漸從「史詩俯瞰」轉向「個體共情」。早期電影《萬水千山》以樸素紀實見長，以一個前衛營的活動串起長征壯舉，1980年長春電影製片廠的《大渡河》正面表現渡河之役，出現了毛澤東、朱德等領袖形象。1996年，翟俊杰執導《長征》，以詩意化風格全景展現二萬五千里歷程，並大膽啟用唐國強飾演毛澤東。2006年的《我的長征》則徹底轉身，以一名小紅軍戰士王瑞的記憶為主線展開，他在長征中失去4位親人，悲慘的人物背景引發觀眾強烈共鳴。

進入新世紀，電影作品的視角更聚焦於長征途中的個體，從細節着手再現那段艱苦卓絕的歲月。2026年長征題材電影《四渡》將很多鏡頭落在紅軍個體命運上，通過普通戰士的視角讓歷史更有血有肉。青年紅軍戰士趙德發（于適飾）代表了萬千普通紅軍戰士的縮影，勇敢堅毅又帶着年輕人的衝動。孤兒阿金（夏子軒飾）從只為生存掙扎的「野孩子」，在隊伍裏第一次找到尊嚴和歸屬感，觀眾通過活生生的紅軍個體，更深切感受到了長征勝利的不易。

長征路上大量無名先烈沒留下史料，如何在史實與藝術之間拿捏分寸，是創作者恒久的考題。從政治化、人性化到史詩化、多元化，長征影像的每一次突破，都是對「真實與藝術」的深入思考，也體現了一代代電影人對這段輝煌歷史的敬畏。

專家解讀：

汪海林：
以更全知的視角看待歷史現場

長征題材電影，是中國人以影像為歷史立傳的重要篇章。它不只記錄了一段改變民族命運的遠征，更承擔着「精神教科書」的功能，讓沒有親歷過戰爭的後來人，在光影中理解理想、犧牲與信念為何物。著名編劇、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汪海林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，長征對於民族精神的鑄造非常重要，「經歷過長征路上的黑夜迎來了最紅的朝陽」，伴隨着長征相關史料的不斷補充，未來將會有更全知的視角來看待長征歷史的現場。

參加長征的紅軍是一支年輕的軍隊，將士平均年齡只有20歲，許多只有十六七歲，長征路上的很多犧牲者都還是少年。「這是一支

膠片存風骨 光影銘英雄

李有國、羅順成、趙志方、李鳳蓮……他們是中國第一部全景式描繪長征的話劇藝術作品《萬水千山》中的主人公。1931年，15歲的陳其通加入中國工農紅軍。他跟隨紅四方面軍「三過草地」，親身經歷了長征的千難萬險，看到過無數戰友倒在長征路上，心裏一直想着要把這些都記錄下來。爬雪山、過草地、戰火淬煉，這些刻進骨血的記憶，成了他日後創作的藍本。長征勝利歸來，他用戰友們真實鮮活的血淚故事寫出了話劇《萬水千山》，1952年由總政話劇團搬上舞台，轟動一時。

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閒

1959年，八一電影製片廠根據話劇《萬水千山》攝製同名影片，電影《萬水千山》也成為第一部正面表現長征全過程的影片。影片以一個前衛營的活動再現長征壯舉，重點表現過雪山草地的真實悲壯場面，內容源自陳其通和戰友們用生命換取的第一手見聞。影片以紅軍先遣營的行動為主線，從飛奪瀘定橋，強渡大渡河，過雪山草地，一直到與陝北紅軍會師，基本上展現了紅軍長征的全過程，其中又以過雪山草地為重點。

影片《萬水千山》堪稱一部悲壯的史詩性作品，為了再現紅軍的壯舉，攝製組不畏艱險到海拔5,000米的雀兒山拍攝雪景，記錄了紅軍雪山行軍的壯麗場面。影片特別注意人物的細節刻畫，藍馬扮演的教導員李有國觀眾印象深刻。片中李有國在犧牲前說出的那句話更是激勵了無數人：「讓革命騎着馬前進！」

紅軍不怕遠征難，萬水千山只等閒，光影記錄長征的接力從未止步。長征二萬五千里，跨越了不同地域的山山水水，也留下了很多與當地民族、地域息息相關的故事。金沙水拍崖崖暖，上海電影製片廠1963年拍攝的《金沙江畔》，表現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經金沙江畔藏族地區的歷史事件，通過解救模式展現紅軍的民族政策與行軍艱險。

電影《金沙江畔》改編自同名小說，小說作者陳靖也是本片的編劇。陳靖本人親歷過長征，1934年加入紅二方面軍，第二年隨部隊抵達金沙江畔的藏族聚居區。影片故事情節設計巧妙曲折，驚險中又有懸念。影片沒有細寫紅軍如何渡江、打仗，而是另闢蹊徑，通過紅軍如何用紀律和誠意化解藏民誤解，表現了紅軍的民族政策和長征的艱辛，也用細節向觀眾說明了偉大長征為何會勝利。

電影提供一種「回到現場」的可能

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中國電影進入創新活躍期，長征題材電影湧現出不少新意之作。歷史上參加長征的女性很少，但長征隊伍裏的女紅軍憑着鋼鐵意志，以頑強的毅力和大部隊

●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



有評論指出，借助光影的力量，當代年輕人切實體會到長征的艱辛與宏大，在一幀幀敘事中，讓年輕人更多共情當年長征路上的「同齡人」。

2026年上映的《四渡》，是長征影像向新時代的一次遞進：

充滿青春力量的隊伍！」汪海林說，長征題材影視作品長期面臨一個創作難點，容易把歷史簡化成單向度的苦難敘事，而忽略紅軍戰士作為活生生個體的複雜處境與精神支撐，紅軍戰士投身革命，並非抽象的英雄符號，而是在集體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歸屬感，找到了生存與奮鬥的意義。

汪海林談到，過往不少影片的敘事重心集中在「前有堵截、後有追兵」的絕境抗爭，這當然是長征的核心底色，但歷史現場本身遠比單一敘事更豐富。很多老兵回憶錄記載，行軍途中，紅軍堅持組織宣傳、文娛活動、和地方群眾開展交流；部隊也有着成熟的野戰

●電影《勇士》海報



●電影《四渡》海報

長征題材電影的光影迭代



●電影《金沙江畔》海報



●電影《我的長征》海報



●電影《萬水千山》海報

一起行軍作戰，在槍林彈雨中不畏生死，在血與火中展現了巾幗英雄的氣魄。1984年的《祁連山的回聲》《姐姐》，1987年的《馬蹄聲碎》，這幾部影片都將鏡頭瞄準女性。

影片《祁連山的回聲》展現了紅軍長征途中，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女戰士擔任狙擊任務和馬匪生死奮戰，最後全部壯烈犧牲的故事。她們是紅軍，同時她們又是妻子、女兒、母親。影片不僅正面表現了紅軍婦女獨立團的戰鬥經歷，還生動展現了長征路上女紅軍的堅定與溫情。「女的不能當俘虜」，深刻再現了婦女在戰爭中的悲劇命運。

長征中小戰士們的故事一直被後世敬仰銘記，也成為眾多影片的拍攝題材。1989年，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的《少年戰俘》，以獨特的視角聚焦於「少年先鋒營」這一特殊群體，通過歐陽石、尕猛、唐元寶等少年表現小紅軍被俘後與馬匪的鬥爭，歌頌了少年們不屈不撓的英勇精神。

1986年，八一廠拍攝的《草地》講述了紅二方面軍後衛連與紅四方面軍的一些傷病員、小戰士等過草地的故事，生動刻畫了紅軍在沼澤絕境中的信仰覺醒。影片採用小分隊敘事模式，既表現老弱病員集體決議讓青年突圍的犧牲精神，又通過小分隊攜帶「重要文件」追上大部隊的結局設定，最終揭示文件正是隊員們在絕境中淬煉的革命信念，以平實手法完成個體奉獻與集體信仰的雙重精神書寫。影片最後的一幕非常感人，小戰士們帶著僅剩的糧食竭盡全力完成了「追上大部隊，將一件重要文件交給黨」的任務，當首長打開「重要文件」時，發現上面寫着：「我們請你們交給黨的就是你們自己……」

1996年，為紀念長征勝利60周年，廣西電影製片廠拍攝了《長征》，全景式表現長征全過程。2006年，紀念影片《我的長征》以長征途中的個體為切入点，細膩呈現了紅軍王瑞的長征記憶。2016年的電影《勇士》以宏大戰爭場面再現紅軍強渡大渡河、飛奪瀘定橋的壯烈。2026年，電影《四渡》用年輕人的語言，講述了一場91年前紅軍的「絕地重生」。

今年是長征勝利90周年。對年輕人而言，長征或許已是一段遙遠的歷史，但電影提供了一種「回到現場」的可能，一代代影視人接續傳遞的，不只是影像技術，更是一份以真實為底色的長徵信仰。

膠片存留風骨，光影續寫長征。長征這束光，照耀中國近一個世紀，未來定會繼續照亮新一代的前進路。「每個人都的人生都是一次長征，都會在人生道路上做出關鍵的抉擇。」電影《四渡》的主創如此解釋拍攝初衷，他們希望年輕人看到先輩是怎樣走過來的，然後從長征精神中汲取昂揚的力量不斷前行。

讓當代年輕人感知歷史

宏大戰爭史與普通個體命運相結合，實景還原、新技術賦能，約兩千名貴州當地學生參與拍攝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評價，觀眾能從中讀懂「紅軍不怕遠征難」的堅定信念，讀懂紅軍的臨危不懼與軍民患難與共，正是這些普通戰士的身影，讓宏大敘事有了溫度，讓長征歷史可知可感。

導演翟俊杰曾三度拍攝長征題材電影，他說長征精神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，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。對當代影視工作者而言，拍長征不只是回望歷史，更是為當今時代注入「絕境不認輸、困局敢破局」的前進力量，讓年輕人通過光影感知歷史，在理解先輩如何選擇的同時，也找到自己奮鬥的方向。

生存經驗，例如堅持每日泡脚養護雙腳，減少行軍傷病，這些細節不是為了渲染浪漫，而是艱苦環境下，一支有組織、有紀律的軍隊維繫戰鬥力的務實辦法。

「毛澤東在征途中寫下的詩詞，既是文學作品，也是珍貴的一手歷史紀錄。」汪海林認為，長征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，新時代長征電影，應當吸納新史料，還原歷史的複雜性。創作的關鍵，是在堅守長征悲壯底色的前提下，跳出臉譜化塑造，看見每一位戰士真實的生命狀態，用扎實史料支撐表達，向觀眾傳遞長征背後堅定的理想信念。